

第六十八章 與楚王同榻而眠

蕭妧沉沉的睡了一覺，再度醒來時，入目便是滿室溫暖的燭光。她身旁躺著一人，幾乎是她剛醒，對方便也醒來了，那人正是穆謹亭。

蕭妧有些迷糊，不清楚自己到底睡了多久，怎麼之前她醒來的時候，穆謹亭在她身邊睡著，這會兒穆謹亭還是在她身邊睡著。

她並不知道，她連著昏迷了多日，穆謹亭一直待在這間房中，能不外出儘量不外出，甚至連公務也挪到這裏辦了。尤其蕭妧之前無法吞嚥湯藥，穆謹亭自己找了法子解決，之後蕭妧的病情緩和下來，能自己吞嚥湯藥，他依舊置之不理的用著自己的辦法，身邊的下人自然不敢質疑，誰讓他是主子呢？

也因此，這幾日穆謹亭行走坐臥都在這個房間內，到了該休息的時候，自然也是與蕭妧同榻而眠。

距離上次醒來，蕭妧又睡了整整一個白日，期間劉太醫也來看過，說此乃正常。蕭妧淋雨受寒，又受了那麼重的刀傷，養傷期間會沉睡乃是正常，而且蕭妧所服用的湯藥中，也帶有安眠的作用。

「表哥，你怎麼在這兒？」

穆謹亭沒有理她，端詳了一眼她蒼白的小臉，便搖鈴叫來下人服侍他起身。

蕭妧心中有些尷尬，但自己的命到底是穆謹亭所救，若沒有大奎和小翠兩人，自己這會兒早就死得沒影了，也不好譴責穆謹亭有些過分的行為。

而且蕭妧如今也有些習慣穆謹亭的舉動了，他似乎從不吝於與她親近，次數多了，蕭妧倒也習慣了，只是這同榻而眠多少有些挑戰她的底限。

穆謹亭披著衣衫，去一旁輪椅上坐著，便有幾名婢女端著各種物事魚貫走了進來。婢女先將蕭妧從榻上扶坐起來，在她身後墊了一個鬆軟的靠枕，並服侍她漱口淨面。這婢女中有蓮芳和小燦兩人，倒是未見蓮枝。

見到兩人，蕭妧有些驚詫，問了後才知道是安國公府那邊將兩人送來的，說是蕭妧在楚王府養傷，有兩個原本的貼身婢女在身側服侍也是好的。

漱了口淨了面，這會兒蕭妧覺得舒坦許多，她連著多日未梳洗了，身上也是難受至極。之前那會兒迷迷糊糊的還沒感覺，這會兒多少有些精神了，便感覺到渾身不自在，畢竟這是夏日。

若不是身上有傷且剛醒過來，蕭妧真恨不得去沐浴，不過她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。她很惜命，病了的感覺並不好，尤其那幾日燒得昏昏沉沉，她雖醒不過來，但多多少少也是有感覺的。

穆謹亭坐在一旁，這些個婢女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出，俱都低垂著頭，輕手輕腳的動作著。蓮芳幫蕭妧將頭髮梳順，束在身後成一束，便問她要不要吃點東西。

這是毋庸置疑的，蕭妧昏睡多日，一直靠著湯水度日，此番醒來早已感覺到饑腸轆轤。未等蕭妧提出自己想吃什麼，便有一個婢女端著托盤上來了，托盤上放了一碗雞絲粥。

蓮芳服侍了蕭妧這麼久，自然明白自家娘子的心思，便道：「娘子如今只能吃些清淡的，這粥是用雞湯所熬，只是將裏頭的油盡皆撇了。」

熬得香濃綿軟的雞絲粥鮮香撲鼻，且十分可口，蕭妧一連吃了半碗才停歇，然後才注意到一旁一直沒有出聲的穆謹亭，出於客氣問道：「表哥，你要不要也吃一些？」

穆謹亭還在考慮，常順已經麻溜的下去佈置了。不多時，常順領著兩名小內侍走了進來，先在穆謹亭面前擺了張案几，而後在案几上擺起膳來。

穆謹亭的飯食比蕭妧豐富多了，除了一碗雞絲粥，還有幾碟小菜、一碟芝麻捲與一碟蝦餃。

旁人不知曉常順卻知道，蕭妧昏迷的這幾日，穆謹亭飯都進得不香，這會兒蕭妧醒了，可要讓他多吃點兒。

蕭妧看看蓮芳手裏還剩下小半碗的雞絲粥，又望了望穆謹亭面前的吃食，眼神有些嫉妒，頓時覺得本來還算可口的雞絲粥也不可口了。

尤其是穆謹亭面前的那碟蝦餃，她知道裏面包裹一整隻的鮮蝦，並配有精肉剁成的餡兒，吃起來鮮嫩可口，咬一口濃汁四溢。她此時口中寡淡，用起來一定很好。蓮芳可憐巴巴的看著蕭妧，聲如蚊蚋，「娘子，再多吃點吧，那些妳都不能吃的。」另一邊，穆謹亭嘴角小小的勾起，頓時感覺胃口大增，他遞給常順一個讚賞的眼神，拿起銀箸夾起一個蝦餃，在蕭妧渴望的目光中餵進口中。

蕭妧似乎可以聽見蝦子被咬碎的聲音，也似乎能嗅到那特有的香氣，還看到穆謹亭形狀優美的嘴角隱隱有一絲油光浮現。

她幹麼嘴賤！腹誹了一會兒，蕭妧仍是垂頭喪氣繼續讓蓮芳餵自己吃粥，她這會兒還餓著，也不是意氣之爭的時候。

用完夜宵，該給蕭妧的傷口換藥了，蓮芳幾人放下床榻一側的簾帳，開始給蕭妧解衣裳。蕭妧一個勁兒去瞄穆謹亭，蓮芳注意到她的眼神，臉紅了一下卻是沒有出聲。

蕭妧無奈，只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當做穆謹亭不存在了，反正有簾帳擋著，他也看不到什麼。不知道想起什麼，蕭妧的臉也有一些紅，待換好藥後，不知道是因為疼還是因為羞，她額上出了一層薄汗。

婢女端來熱水和棉帕子，蓮芳和小燦兩人合力給蕭妧擦了擦頭臉，又略微擦了身。待穿上寢衣在榻上側躺下來後，蕭妧這才感覺到一股疲累感從身體深處湧了上來。

婢女們都下去了，蕭妧靜靜的聽著外面的動靜，忽然簾帳被掀了開，還不待她反應過來，就見穆謹亭在常順的服侍下坐回榻上，一副要就寢的模樣。

蕭妧目瞪口呆的看著穆謹亭在身邊躺了下來，猶豫了半晌，才道：「表哥，你不回自己房裏嗎？」

「這幾日本王一直是在此處安歇。」穆謹亭回答得理直氣壯。

蕭妧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了，不知道她能不能將穆謹亭給推下去？當然這也只限於想想而已，她就算想，這會兒也沒力氣。

輕薄的綢被拉了上來，將蕭妧自肩膀以下的位置蓋住，其實這會兒天氣炎熱，是不用蓋被子的，不過蕭妧大病初癒，這會兒還受不得涼，然後她就感到一個溫暖的身軀往這邊靠來。

穆謹亭伸手將蕭妧抱起，讓她側枕在自己肩膀上，順便將她的身子往自己身上攏了攏，這是近幾日來他做慣了的，因為蕭妧的傷口在右肩胛處，只能側臥，不過昏迷的人又怎麼能一直保持一種姿勢不動，所以穆謹亭習慣用這種臥姿幫她借力，讓她可以半伏在自己身上，也免得拉傷了傷口。

蕭妧側臥著，半靠在穆謹亭身上，她的身體有一些僵硬，不禁無措的動了動。

「別動，小心撕裂傷口。」

蕭妧立馬不敢再動了。

繃久了也是會累的，尤其蕭妧大病初癒，身上還帶著傷。她糾結了好一會兒，終於堅持不住了，不由得放鬆身體，任穆謹亭承擔自己一半的重量。罷了，反正穆謹亭說他連著幾日都是如此，再計較也顯得她矯情。不過不得不說，這樣的姿勢是最適合她目前躺臥的姿勢，一點都不會感覺到累。

蕭妧心中感覺有些怪怪的，穆謹亭竟如此體貼？

可他似乎一直很體貼，例如她淋了雨，會有人主動上來為她驅寒，但即使下面人再體貼，他作為主子若不發話，也是沒人敢動的。又例如她初入國子監，他為她補習功課，再例如他不顧自身處境的替她擋了許多事，還例如很多……

當然不是指上輩子，而是這輩子，這輩子的穆謹亭與上輩子完全不同。

蕭妧的身體不禁又僵住了，好一會兒，才小聲的歎了一口氣，認命的睡覺。

有劉太醫開的藥方，又有一眾婢女小心侍候著，蕭妧的精神氣兒漸漸有所恢復，見她好些了，此番是誰對她下手，穆謹亭也沒有瞞著她。

蕭妧並不意外會是昌平公主，這幾日她也靜靜思索過了，昌平公主從來護短，這次朝霞郡主在她手裏吃了那麼大一個虧，又怎麼可能會放過作為元凶的她。

因為設計了蕭婉，才會引來這次殺機，對於此事，蕭妧並不後悔。反正是無路可退了，總不能老是挨打不還手，蕭婉會有那樣的遭遇，也是王大夫人和朝霞郡主自己作孽的後果，怨不得她。唯獨讓蕭妧覺得有些棘手的是，若是對象是昌平公主，她想報仇恐怕就沒有那麼容易了。

關於自己想報仇的事，蕭妧並未對穆謹亭提起，因為她知曉這其中的利害關係，她不想也不願給穆謹亭增添太多麻煩，畢竟她很清楚穆謹亭如今的地位有多麼不容易得來。尤其他現在還有內憂外患，蕭妧沒忘記，之前穆謹亭才幫她擋回了被納為太子側妃一事。

殊不知，穆謹亭早就幫她報復了。昌平公主確實不好動，但也不是不能動，關鍵要看怎麼去動。

隨著大理寺卿彭旭的查探，雖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那幾名歹徒背後的人是昌平公主，但所有隱晦的跡象都指向她。所以連著幾日，承元帝的臉色都不怎麼好看，不過他素來脾氣陰晴不定，倒也沒有人去注意這件事情。

當年太子圍場受刺一案，承元帝命人徹查，卻一直未果，對方的手腳實在是太乾淨了，根本查不到任何證據。歷時多年，蕭妃遭到刺殺，同樣是一群黑衣人，而這群黑衣人身上有著與當年那場刺殺兇手相同的標記。本來在承元帝眼中，蕭妃遭刺根本是不值得他側目的一件小事，但因為有著那個標記，便立即顯得不同尋常。

承元帝非常瞭解自己這個妹妹的性子，也是個不安分的，只是他需要保持表面上的平衡，若是無傷大雅的事情，他幾乎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便過了。

唯有穆元章的事，對承元帝來說是逆鱗，而如今這片逆鱗被人動了，動手的人還是自己小瞧了的親妹妹。

承元帝依稀還記得當年穆元章受刺時自己的震怒，以及那種心臟幾欲崩裂的感覺。若不是有穆謹亭替穆元章擋了一記，這會兒他與穆元章早就天人永隔。

其實對幕後主使者是誰，承元帝心中有數，左右不過就是那兩個不安分的兒子，還有他們身後的人，只是他萬萬沒有想到昌平公主也會在其中插一腳。

昌平公主這個親妹妹在幾位皇子中左右逢源，承元帝並不是不知曉，只是他生來親緣單薄，母妃死得早，只留下他和昌平兩個人，妻子天生體弱也早早離世，只給他留下了穆元章。

所以承元帝自認是極為注重親情的，而親情的範圍，只是妹妹、元配妻子和嫡長子。如今元配妻子早亡，也就剩下昌平公主和穆元章兩個人，所以他即使知道妹妹私底下有些小動作，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了，畢竟妹妹的心思他不是不懂，這番選了王嬪兒為太子妃，也不是沒有替這個妹妹著想過。

哪知昌平公主卻是如此對待他，他不信昌平公主不知道穆元章是他最不能碰觸的逆鱗，可她偏偏動了，果然她的肆無忌憚，都是他給慣出來的！

承元帝並沒有對自己的想法產生任何懷疑，他天性剛復自用，且彭旭是他的人，當年著手查穆元章受刺一事，也是彭旭主辦的，那些死士身上的烙印除了他和彭旭，沒有幾個人知道。所以承元帝認定了當年穆元章受刺一事，昌平公主也在其中插了一腳，即使她不是主使，也與她有莫大關係。

換著任何一個人，恐怕即將迎接的便是承元帝的雷霆震怒。可昌平公主不是別人，是他的親妹妹，承元帝多少還是顧念著這點的。不過他也不準備放下此事，作為一個上位者，想懲治人辦法多的是。

此時在承元帝心中，昌平公主已經不算是親妹妹了，就彷彿是先帝留下來的其他公主一樣。

一個內侍輕手輕腳的走了進來，躬身道：「陛下，公主來探望您了。」

在宮中，能讓內侍們稱之為公主的人，除了昌平公主，沒有其他人。昌平公主每隔十天半月便會入宮一趟，和承元帝聯絡感情，再去探望穆元章。總而言之，儘量顯示自己的存在感，也免得多日不在人前露臉，讓宮裏的人忘了她。

這是每一個出生在宮廷中的人都具備的特長，若不然昌平公主也不會出嫁這麼久，依舊能出入皇宮宛如自家後院，承元帝之所以會格外厚待她，血緣關係是一，更重要的也是因為昌平公主會做人。

龍案後，承元帝面色頓時沉了下來，一旁站著的阮榮海面色也有些怪異。換著以往，阮榮海早就出聲替承元帝招呼讓昌平公主進來了，可今日他格外的沉默。

「告訴她朕忙著。」

承元帝連頭都沒有抬，立在下處通報的內侍有些愣住。在宮裏服侍的，誰不是人精，昌平公主來見承元帝，歷來會找時間，從來不會有承元帝在忙的時候，這會兒承元帝其實並不忙，可他卻偏偏不見昌平公主。這內侍並不敢耽誤，應道一聲是，便匆匆下去了，至於他心中如何想，也只有他自己心中清楚了。

只是在這皇宮中，做人做事都得有眼色，尤其是關於承元帝的事。這次也就罷了，若承元帝一直是這麼個態度，想必昌平公主以後再來宮中行走，這些內侍和宮人們的態度就會大變。當然這需要時間才能看出，但對昌平公主來說，不可謂不是一個沉重的打擊。

昌平公主之所以能高高在上，地位超出其他公主甚多，甚至連蕭皇后都不得不敬她三分，無外乎是因為她有勢。她能在宮中，在長安城內，在幾位皇子之間左右逢源，也是因為她有勢。她的勢是承元帝給她的，但如今承元帝不願給了。

若是沒有勢，她與其他失勢的公主並無不同，成日裏只能老實的待在公主府中，靠著自己的俸祿與食邑過活。偶爾閒暇時在長安城的貴婦圈子裏走動，享受著眾人的仰望，實則有沒有人把她當回事，只有天知道。

穆謹亭這記狠招著實有些狠，具有置人於死地的效果。

紫宸殿外的昌平公主聽到內侍的回稟，有些愣住了。她原本打算藉故來探望承元帝，順道來探探他對長安城最近流言以及蕭妧之事的口風，若是承元帝渾不在意是最好的，若是有什麼異常，她也好補救一番，哪知承元帝竟然忙得沒空見她。不過她想著承元帝確實很忙，那麼多的政務，尤其最近這段時間朝堂上一直不平靜，也許今日真是她沒挑對時間。出於謹慎，她看了看對她說話的內侍，看他臉上沒有任何異樣，昌平公主這才放下心來，可不知是不是這幾日她一直憂慮著，心中竟升起了一股淡淡的恐慌感。

昌平公主笑了笑，「既然陛下在忙，本宮便不打攬了，多日未見皇后娘娘，本宮去和鸞殿探望皇后娘娘。」

「恭送公主殿下。」

蕭妧的傷勢漸漸好了起來，有了劉太醫配置的傷藥，本來極深的傷口也慢慢結了痂。安國公府那裏未有人發話，蕭妧便樂得繼續在楚王府養傷，成日裏被人侍候著，好吃好喝，日子過得逍遙而又自在。

天氣越來越熱了，楚王府其實並不缺冰降暑的，可穆謹亭硬是不讓下人給蕭妧屋裏放冰。幸好有婢女持扇，蕭妧也會選著天不太熱的時候，讓人扶著去院子中大樹下乘乘涼透透氣，以解暑熱。

蕭妧半臥在涼榻上，頭頂上一片綠蔭，不時有婢女持扇給她搧著風，倒是非常舒適。小酒兒臥在她的腳邊處，這個小傢伙也是極為聰明的，知道地上熱，會自己找舒適的位置安置自己。

小酒兒是前幾日安國公府的人送來的，蕭妧在楚王府養傷的這些日子裏，蕭家人一直不停借著蕭妧在楚王府裏進進出出。至少以往是被拒之門外，而如今借著給蕭妧送東西的機會，安國公府裏的人也能入楚王府大門了。

對於這一切，蕭妧心知肚明，不過穆謹亭沒說什麼，她也就沒去在意，反正能進來的也就是幾個下人罷了，至於蕭家有身分的主子們，他們大抵也是進不來，此時也不會來。有了上一次崔氏被拒門外的經驗，想必他們不好意思再上門，這些人都是比較注重面子的，在沒試探出穆謹亭的底線前，是不會自己主動送上門來丟臉的。

院門那處突然傳來一陣嘈雜聲，不多時，小燦沉著臉過來了。

比起小翠，小燦要顯得寡言少語許多，雖日裏在蕭妧身邊服侍，但並沒有什麼存在感。蕭妧也曾注意過她，這個少女容貌普通，與小翠一樣是丟進人群中也找不到的那一種，但行事極為穩重。因著小燦的沉默寡言，蕭妧身邊的人又太多，所以她在蕭妧身邊並不出挑，加上外有小翠跟著，內有蓮枝操持，蕭妧極少會注意到她。而這次小翠拚了性命護著蕭妧逃出去，也因此蕭妧對小燦多了幾分另眼相看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蓮芳看了蕭妧一眼，嘟著嘴道：「還不是那些人。」

提起那些人，話就說得有些遠了。

蕭妧受傷之後，消息當即便傳到了安國公府。蕭家的人是如何想且不提，次日安國公夫人便命崔氏帶著人上門來探望蕭妧的病情，只是未能如願進入楚王府大門。

蕭家人對蕭妧是如何受傷的並不清楚，只知曉傷得不輕，蕭家人探不到內裏情形，自然想借著送人來侍候蕭妧的由頭，安排人進來一探究竟。當然目的也不光如此，楚王府從來門戶森嚴，一般人都不得進入，蕭家既然想和穆謹亭搭上關係，自然也有別的心思。

這不，借著給蕭妧送婢女的由頭，除了從翠雲閣挑了兩個蕭妧的貼身婢女過來，還另有幾名婢女也入了楚王府，只是穆謹亭也不是傻子，除了小燦和蓮芳，安國公府送來的其他人都被安置在其他地處。蓮芳口裏的那些人，便是那幾個婢女了。自蕭妧醒來之後，這幾個婢女便屢屢上門求見，一副要為蕭妧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的模樣，只是沒人理會她們。煙雨閣外，穆謹亭專門安排人守著，她們連院門都入不得。

今日她們又來了，跪在院門外口口聲聲說要見九娘子，這也是小燦臉色為何會不好的原因。

蕭妧早就有所耳聞，只是她重傷在身，也沒精力去管這些，今日幾人既然又來了，且她也想看看蕭家那邊又在打什麼主意，便吩咐蓮芳去領幾人進來見她。

不多時，蓮芳便領著那幾名婢女進來了。一到蕭妧跟前，她們便跪了下來，為首的一個婢女滿臉委屈，小聲對蕭妧道，自己等人是老夫人特意安排來侍候她的，就怕楚王府的人侍候不周，讓九娘子在王府裏受了委屈。

委屈？在楚王府養傷的這些日子裏，誰敢給蕭妧受委屈？穆謹亭的態度那麼明顯，這九娘子昏迷的幾日，穆謹亭幾乎寸步不離守著，之後蕭妧甦醒，穆謹亭雖離開了煙雨閣，但每日也是會抽空來一趟的，甚至兩人偶爾還會共餐，哪個吃了熊心豹子膽敢給蕭妧受委屈？

當然這一切只限於在煙雨閣裏侍候的人知道，煙雨閣的門戶之所以會如此森嚴，可不光只是防蕭家人，能在這裏侍候的，俱是對穆謹亭極為忠心之人。

這幾名婢女並不知道這些，只當是有些人刻意撇開她們，不讓她們出現在九娘子面前，免得被她們搶了位置。

至於她們心中的「有些人」，自然是蓮芳和小燦兩個了，同樣是蕭家那邊過來的婢女，就只有這兩人入了煙雨閣侍候，只是她們也不想想，蓮芳和小燦乃是蕭妧的貼身婢女，能來蕭妧身邊侍候也是理所應當。

當然，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。

蕭妧被蓮芳攏扶了起來，靠坐在涼榻上，小酒兒立馬跳上她的膝蓋。蕭妧手指搔著小酒兒的下巴，將眼神放在這幾名婢女身上。

即使這幾人俱都低著頭，蕭妧也能看出她們的外貌都是極好的，纖纖一把小腰兒，如弱柳迎風，身上所穿的衣裳也是奩紫嫣紅，看起來格外讓人賞心悅目。

尤其為首跪著的這個，瓜子臉、丹鳳眼，眉宇間偶露嬌媚之色，這樣的婢女說是送來服侍她的，蕭妧真想呵呵兩聲。

稍微有些眼色的人都可以看出，各府上那些在主子們跟前得臉的婢女雖是地位低下，但若論其待遇，比起一些富戶家的小娘子們也是不差的，可若是真的論起來，也沒有資格穿上這種質地的衣裳。

蕭妧的眼睛尖，一眼就看出這幾個婢女身上所穿的衣裳，並不是安國公府婢女應有的規制。且不提衣裳，只憑她們幾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模樣，就能看出端倪。恐怕服侍蕭妧是假，來探內情是真，若是能順道勾上穆謹亭發生點什麼，恐怕才是那邊真正的心思。

畢竟蕭妧對安國公夫人所交代的籠絡穆謹亭一事，一直做得比較敷衍，安國公夫人也不是傻子，久了自是看得出來。當然她也沒有意識到蕭妧其實是故意的，只當她年紀小，不懂這些。安國公夫人雖打著想將蕭妧嫁給穆謹亭的念頭，但這事一時半會兒也不能成，若是能安排幾個忠於自己的內應在穆謹亭身邊也是好的。男人嘛，有幾個能拒絕千嬌百媚的美人兒日在跟前晃著，即使不收用，能打探到一言半語來，也足夠蕭家那邊受用無窮了。要知道穆謹亭素來冷臉，蕭家人一直和這邊搭不上線，好不容易找到機會了，自然不會放過。

只是做得未免有些太明顯了，而且高估了這幾個婢女的腦子。對於上面人的安排，這幾個婢女心中也有數，誰不想飛上枝頭變鳳凰，若是能侍候穆謹亭，對她們而言無疑是一朝翻身的美事，自然不遺餘力的想展現出自己的美色。

那為首的婢女還在嚶嚶哭訴，話裏話外的意思就是有人刻意排擠她們，讓她們不能到蕭妧身邊侍候。言語間還一直拿著老夫人說事，似乎有想拿安國公夫人來壓蕭妧的意思，因為安國公夫人是蕭妧的祖母，所謂長者賜不敢辭，長者賞來的貓狗都比人尊貴。

一旁蓮芳和小燦的臉色極為難看，但礙於規矩並沒有開口說什麼。蕭妧則是心緒微妙，這是看她太閒了，送來給她當樂子玩的嗎？

也不知道安國公夫人是不是人老了，眼也瞎了，這麼明晃晃的手段，穆謹亭會吃這一套才有鬼。

她哪裏知道安國夫人確實心機不差，可總歸來說也是個內宅婦人，長久以來待在安國公府那一畝三分地裏，為所欲為慣了，所思所想也跳不出內宅婦人的眼界。畢竟她所看到的，男人都很風流，哪個不是三妻四妾，在後宅養了一大堆女人。蕭妧頓時感覺到一陣索然無味，跟這樣的人說話真是有損自己的聰明才智。她做出一副用心聽的模樣，而後為難道：「我明白妳們的心思，知道妳們都是好的，只是這是在楚王府，我也是暫居此地養傷，不敢妄然做主的。」

那丹鳳眼的婢女沒有料到九娘子會拒絕，不敢置信的抬起頭來，道：「娘子，奴婢等人可是老夫人派過來侍候妳的！」

蕭妧心中翻了個白眼，面上卻道：「這我知道，可妳看我身邊像是缺人服侍嗎？」蕭妧確實不缺人侍候，沒看見只是在外面透透氣，除了蓮芳和小燦兩人，還有打扇的婢女兩人，端著各類物事的婢女兩人，其中還有一個是專門看著小酒兒的，怕牠到處亂跑。

「蓮芳和小燦兩人之所以能進來侍候，也是因為以往在我身邊服侍的緣故。好了，妳們也不要多留了，既然是在別人家上，就要遵守別人家的規矩，免得讓人笑話安國公府的人不懂規矩。蓮芳，妳帶她們幾個出去吧。」

蓮芳立馬站了出來，做了一個請的手勢，這幾人再不願，也不敢當著蕭妧面抗議，只得不甘不願從地上爬起來，跟著蓮芳出去了。

傍晚，穆謹亭外出辦事歸來，這一事便傳入了他的耳中。「讓這幾人收拾收拾，派人送她們回安國公府，本王只是懶得搭理她們，還真當本王是個蠢的。」常順趕忙吩咐一旁的內侍下去辦了。

「殿下，是去煙雨閣嗎？」

穆謹亭面容一緩，點了點頭。

常順在心中暗讚自己的機智，今日殿下外出辦事，事情並不是很順，可以想見殿下待會兒肯定是不想用膳的，這會兒煙雨閣那邊肯定也還沒用膳，殿下這時過去了，就不用他等會兒費心思了。

第六十九章 傷癒回安國公府

這幾個婢女被打包送回安國公府，使得在安榮院中的安國公夫人面色不快。

「老夫人，不是奴婢等人不盡心，而是楚王府看守太嚴，奴婢幾人待在院子中，並不能隨意走動，連著多次去求九娘子，可九娘子並不見我們，好不容易今日見著了，哪知卻被九娘子攆了出來。」

幾名如花似玉的婢女跪在下面嚶嚶哭訴著，看起來好不可憐。被送出楚王府的這一路上，這幾個婢女都是忐忑不安，老夫人是什麼性子她們都清楚，這番沒辦成事，回來定然逃不了責罰，所以幾人商量過後，便故意將責任都推給了蕭妧。

「就是，老夫人，九娘子她只讓蓮芳和小燦在身邊侍候，我們連她所住的院子大門都進不去，實在不是奴婢等人無能，而是真的沒辦法……」

安國公夫人緊緊的皺著眉，被哭得心中一片煩躁，「都給我滾下去。」

胡大娘站了出來，幾人趕忙連滾帶爬的下去了。

「這九娘真是越大越不聽話了，我只當她年紀小不懂事，哪知她也會這種手段。」安國公夫人並沒有想到其他，只當蕭妧是看出了家中的意思，心中吃醋，故意將這幾個婢女攆了回來。

「九娘畢竟還小，且她會有這種反應也不意外。婆母總說九娘年紀小，現在看來她也不小了。待她回府後，咱們從一旁點撥，她若是能主動些，咱們何愁大事不成。」一旁的崔氏用帕子掩著嘴笑道，意有所指。

聽了這話，安國公夫人面容和緩下來。都是女子，自然明白其中的關鍵，以往無論自己怎麼點撥蕭妧，她都是一副懵懂不知的模樣，安國公夫人也只當她沒開竅，心中煩悶，面上卻是不好說。

如今蕭妧既然懂得吃醋了，可見也是明白了。所謂女追男隔層紗，穆謹亭性格寡淡，能在他身邊出入的大抵也只有蕭妧一人，若是蕭妧能主動些，蕭家出個楚王妃是板上釘釘的事情。

「就是壞了我們的事。」安國公夫人對身邊的婢女被攆回來，仍有些耿耿於懷。崔氏笑著勸道：「總是越來越好的，有九娘在其中搭線，楚王那邊被拿下指日可待，又何必去在乎這些細枝末節。」

安國公夫人點了點頭，也贊同崔氏的想法。「這件事雖發生得突然，到底對咱們家好處也是極多的。幸好九娘聰明，當時沒回府，反而去了楚王府，若不然還真不知道路上還有什麼後手等著。那個毒婦，一天不作妖她都難受，手段可真狠，若是這番九娘被她害死了，壞了家中的大事，我定不饒她！」

蕭妧這次當街受到暗殺，蕭家這邊雖不知曉內裏具體，但對背後主使人也是心中有數的。八成就是崇月閣那邊做的妖，因為再沒有人比蕭家人更明白朝霞郡主的秉性了，定是她不甘蕭婉這番吃虧，去求了昌平公主出手，但任誰也沒有想到，她竟然會下如此狠手，想將蕭妧直接弄死了了事。

初始知道這件事，蕭家的人甚是為難，幸好蕭妧從事發以後便一直待在楚王府，蕭家和楚王府的關係眾人皆知，他們也不得其門而入，索性便裝聾作啞，兩處皆不得罪。私底下，安國公夫人一直慶幸，幸好蕭妧沒事，要不然蕭家可是虧大了。崔氏並沒有將安國公夫人那句「定不饒她」的話當真，她太明白婆母的性格了，總是說得信誓旦旦，最後還不是不了了之，要不然崇月閣那邊也不會在安國公府作威作福這麼多年了。

崔氏眨了眨眼睛，撫著心口，裝出一副心有餘悸的模樣，「也別說，五弟妹如今性子越來越狠戾了，竟用這樣的手段對付九娘，也不想想是她們害人在先，哪想

到沒害到九娘，倒是陰錯陽差害了六娘。六娘那孩子也是可憐，據說成日裏不吃不喝天天哭，真是作孽啊！」

「她能怨誰，誰她都怨不著，要怨只怨她自己不容人！」

安國公夫人經過此事，對朝霞郡主也甚是忌憚，後宅陰私甚多，但還沒有哪個會當街派人去暗殺對方。今日是對付蕭妧，明日會不會自己這個當婆母的得罪了她，她也想將自己給害死？真是家門不幸，竟然娶了這麼個毒婦進門！

「妳命下面的人盯緊了崇月閣那邊，免得她又作妖！」

崔氏自是樂得答應下來，與朝霞郡主做妯娌這十幾載，她作為蕭家的長媳，朝霞郡主這個弟妹卻從不給她面子，甚至屢屢對她頤指氣使，崔氏早就對她暗恨在心。這次發生了這樣的事，崔氏與安國公夫人的想法相同，也怕哪日不知道怎麼得罪了對方，對方對自己下手。如此甚好，就算那邊發現她命人監視，她也有藉口可以推脫。

煙雨閣中，劉太醫又來請脈了。他隔著帕子，為蕭妧診脈半晌後，道：「九娘子的身子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，只是有些氣血兩虛，日裏要多食用一些補血的膳食，湯藥還得繼續喝。刀傷的話，也不是一時半會兒能好的，老臣看著恢復得不錯，只是日裏要注意保養換藥，天氣炎熱，萬萬不能讓傷口沾水，另一——」他頓了頓，面有猶豫之色。

「另什麼？」坐在一旁的穆謹亭出言問道。

「九娘子早年便落水受寒過一次，之後雖調養了過來，但到底也是傷了底子。這番淋雨受寒，再度傷及根本，本身便有宮寒之象，此番更是嚴重，若不小心調養，以後恐怕會有礙子嗣。」

穆謹亭蹙起眉心，蕭妧也愣住了，臉色一片慘白。

有礙子嗣？上輩子她便子嗣不順，只是跟宮寒沒什麼關係，而是因為身體受創。她萬萬沒有想到毒女竟然會那麼坑她，說是試毒期間保她無憂，表面上確實無憂，內裏卻不是那麼一回事。

一開始她並不知道這件事，還是她與穆謹亭畫清界限之後，有一日穆謹亭派了人來告知她此事。對於當時一心一意要嫁給王玎的蕭妧來說，這個消息無疑是晴天霹靂，她以為穆謹亭是騙她的，不想讓她離開蕭家去嫁人，所以置之不理。

直到嫁入王家後，她一直未能有孕，才想起此事，於是便偷偷的找了大夫來看，果然穆謹亭並沒有騙她，是她將他想得太過卑劣了。知道這一事後，連著許多日，蕭妧都緩不過勁兒來，可事已至此，再說其他也無用。之後，她將這個消息隱瞞了下來，裝作無事樣，私底下卻是到處求醫問藥。

有時候蕭妧回想起上輩子自己和王玎走到那一步，真的是因為彼此性格不合適嗎？有時候她在想，若是上輩子她能生，是不是就不會讓事情發展到那種局面？

答案是無解的，但這件事一直深藏在蕭妧心中，所以這輩子重活，即使她沒有想過要嫁人，也一直小心保護著自己的身體，卻未曾想到連著兩次的意外竟會造成如此局面。

果然，重活回來還是改變不了一切，該來的總是會來。即使這會兒不來，日後也會換個方式降臨。

「娘子、娘子妳沒事吧？」蓮芳倉皇道。

穆謹亭看著蕭妧突然變得蒼白的臉色，眉頭緊鎖，問道：「沒有法子治？」

劉太醫撫了撫鬍子，斟酌了一下道：「也並不是不能治，只是需要時間，這個要看調養的效果，可能一年半載便好，也可能需要更久的時間。」

「能治就好，你下去吧。」

穆謹亭揮退所有人，定定的看著蕭妧，「此事妳也不要太過在意，劉太醫既然說能治，肯定就能治得好妳，頂多就是時間的問題。」

穆謹亭素來不會安慰人，此番能說出這樣的話，已經是極為難得了。

蕭妧抬起頭，勉強對穆謹亭笑了一下，「就是以後要日日湯藥不斷了。」

穆謹亭伸手撫了撫她的眉頭，眼神飄忽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，蕭妧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，室中一片靜謐。

「殿下，九娘子身體並無大礙，且比之前還要康健些許，只是據兩位太醫所說，若是娘子以後出嫁，可能在子嗣上面會有些阻礙……」

「本王要聽實話。」

「九娘子以後沒有子女緣分，且也生不出來。」

當晚，昏暗的寢室中，一片靜謐之色，薄紗簾幔層層疊疊，隱隱有一絲清香在夜空中飄動。

床榻上，穆謹亭突然自睡夢中睜開雙眼，眼神晦暗且翻騰不休。「常順。」穆謹亭揉了揉眉心，自榻上坐了起來。

不過須臾，常順便匆匆忙忙從外面進來了。「殿下怎麼醒了？再睡一會兒吧，此時才是三更天。」他一面說著，一面拿過一個靠枕墊在穆謹亭身後。

「長豐那邊可有消息傳來？」

常順面色一愣，道：「暫時沒有，不過上次傳來消息說，他已經帶著人去了湘西，希望這次可以找到那個毒女。」

穆謹亭摸了摸手上的戒指，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通知長豐，讓他去蜀中翠雲山。」若是那個夢是真的話，應該能在翠雲山找到那個毒女，因為那個夢中，他的人便是在翠雲山找到毒女的。

常順不解，殿下怎麼會突然命長豐去蜀中找毒女，難道殿下知道毒女在蜀中？不過對於穆謹亭所下的命令，一般他是從來不質疑的，便點頭應下了。

「服侍本王去煙雨閣。」

「是。」

蕭妧睡得迷迷糊糊，總覺得有人在看她。睜開眼，面前多了一人，嚇了她一跳。

「表哥，你怎麼來了？」這會兒應該還是深夜吧。

穆謹亭沒有理她，讓常順服侍他上了榻，榻上的蕭妧簡直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。

若沒記錯這是她的床榻吧，怎麼他想來就來了？

腹誹歸腹誹，還是沒能阻擋穆謹亭在自己的榻上躺了下來，蕭妧離他遠遠的，這會兒她傷勢好多了，也不是以往動彈不得的窘狀。

她清了清喉嚨，「表哥你還沒回答我，怎麼這會兒來了。」

穆謹亭瞥了她一眼，「本王夢魘。」

意思就是說我作噩夢了，所以睡不著，所以需要有人陪睡？！蕭妧恨不得將穆謹亭的腦袋刨開，看看裏面到底裝的是什麼，又不是小孩子，還作噩夢不敢一個人睡？就算真的一個人不敢睡，也不能來她這裏啊！要知道她只是他表妹，僅僅是表妹而已。

蕭妧心中的哀怨無人知，穆謹亭似乎總能無視她臉上的不願之色，他伸出手將蕭妧抱了過來，環著。「別動，本王有事和妳講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穆謹亭撫了撫她的長髮，斟酌了下，道：「其實換個角度來想，這件事也並不是壞事，至少父皇那邊會徹底打消納妳為太子側妃的念頭。」

蕭妧僵了一下，良久才放鬆身體。是啊，這算是不幸中唯一的幸運了，且穆謹亭也會放棄要娶自己當楚王妃的念頭吧，他也聽到了她以後子嗣艱難，她算是一舉兩得了，她應該很高興才對，畢竟打一開始她便沒有想過要嫁人，可為什麼自己竟然一點高興的情緒都沒有？

夜已經很深了，蕭妧不知何時睡著了。

穆謹亭端詳著她沉睡中的面孔，看得很仔細，想到夢中的自己跟蕭妧說的一一只要我所能，只要妳想要，沒有期限，妳隨時可以對本王提一個要求。

「只要我所能，只要妳想要……」穆謹亭近乎無聲的在口中低喃，覺得夢中的自己真是個傻子！

東宮裏，穆元章半靠在躺椅上，膝上蓋了一層薄褥子。明明正值盛夏，他也不若其他人那樣，只著薄薄的夏衫，依舊還穿著夾衣。

殿中放有冰盆，卻是擱在角落，只保證著殿中氣溫不會過高，卻一點涼意都沒有。一名圓臉小內侍在躺椅一旁服侍，說著些俏皮話逗穆元章開心，不光講一些宮裏發生的趣事，民間市井鄉野之事也有許多。時而手舞足蹈，時而長吁短歎，表情搞怪，肢體語言豐富，將穆元章逗得不時露出一抹笑容。

這是穆元章如今唯一打發時間的方式，他的身子冷不得熱不得，悲不得累不得，早年還能看看書打發時間，父皇也會拿些奏摺邸報給他看，東宮的屬官也會偶爾與他商議一下朝中之事，如今這些全部都被禁止了，只因太醫說他不得傷神，所以現在他也只能從身邊的內侍口中聽一些瑣事，聊以慰藉。

這名小內侍叫做王煦，年紀不大，也不過十四五歲的模樣，長了一張討喜臉，一說一臉笑，性格開朗活潑。這小子也是個會獻殷勤的，見穆元章喜歡聽他說話，便想方設法找出許多趣事講給穆元章聽，在東宮也是頗有臉面。

這會兒他正在講前陣子衛國公府上發生的一件事，也是最近在長安城裏廣為流傳引起無數人笑談的，為此衛國公府上的人沒少跟著丟臉面。

「……那劉大管事嚇了一跳，心道，那婆娘回來的也太不是時候了，於是趕忙提了褲子，讓那王寡婦躲了起來。誰曾想他那渾家是有備而來，不光自己來了，還帶了娘家的三個哥哥。待劉大管事開了門，這幾人便一擁而入，在那間屋子裏搜羅起來。劉大管事沒有防備幾位舅兄也會來，當場便被搜出了王寡婦。

「劉大管事的渾家氣得七竅生煙，當眾便和那王寡婦廝打起來。王寡婦也不是個好欺負的，她的個頭比劉管事渾家高壯，兩人對打，劉大管事的渾家根本不是她的對手。兩人一路從屋裏廝打到院中，引來了無數人圍觀。另一邊，劉大管事也沒落得好，他三個舅兄又高又壯，將他拎到院中狠狠的當眾揍了一頓。

「劉大管事還沒這麼丟臉過，回去後便要休了自己的渾家。他渾家自是不依，兩家鬧得很厲害，可惜劉大管事是衛國公府上的一個管事，哪是他渾家娘家那種破落戶能比的，最後他渾家還是被休了送回娘家。他渾家被休之後，回去越想越恨，便總是去衛國公府門前大鬧，鬧一次被攆一次，有一次還挨了打，於是她惱羞成怒將劉大管事貪墨府上銀錢的事給捅了出去……」

這王煦極為擅長講故事，將劉大管事偷寡婦以及兩家鬧騰不休的情形，說得格外繪聲繪色，讓穆元章聽得輕笑不已，福泰在一旁邊笑邊踢了他一腳，「你個死兔崽子，從哪兒聽來的這麼多骯髒事，拿來汙殿下的耳朵！」

王煦順著他那不輕不重的一腳滾了出去，之後爬起來，摸著腦袋嘿嘿笑著，「奴才也是聽出宮採買的那些內侍們講的，若是殿下不喜，奴才以後不說了便是。」穆元章笑著擺擺手，「好了，是本宮讓他講的，你就不要責備他了，也就聽個樂子。」

王煦見此，連忙狗腿的爬回穆元章腿邊，繼續給穆元章捶著腿。「殿下若是不喜聽這個，奴才這兒還有一件事可以講，最近這件事在長安城內可是傳得沸沸揚揚。」

「哦？說來給本宮聽聽。」

「話說那王家的老夫人過壽，當日長安城內許多有身分的貴人們盡皆上門賀壽。那場面真叫一個盛大啊，各家的貴婦貴女們到了個七七八八……」

隨著王煦的講述，穆元章的臉色逐漸陰沉了下來。福泰瞅了一眼穆元章的臉色，恨恨的上前一腳將王煦踢了個四腳朝天，這一腳可與方才那戲耍似的一腳不同，是用了力氣的。

「小煦子，你小子好大的膽子，你知道那王大夫人是誰嗎？那是咱們太子妃的親娘，你竟敢在殿下跟前編排這些是非！」

王煦面色蒼白，一頭冷汗，也不知是疼的還是嚇的。他匍匐在地，一個頭接一個頭的叩著，咚咚作響，彷彿那頭不是自己的。「求殿下饒命，求殿下饒命，奴才

該死，奴才真沒想到那王家是娘娘的娘家，奴才也是一時說滑了嘴，忘了這事兒，求殿下饒命……」

「行了行了，他年紀小，也不是故意的。只是存了想討好本宮的心，哪裏會懂這裏頭的彎彎繞繞。你起來吧，繼續講，不得有絲毫隱瞞。」

王煦顫抖著爬了起來，偷眼去看穆元章臉色，哆嗦著也不敢開口。直到福泰斥了一句「還不一五一十的講來」，才顫巍巍的繼續講了起來，只是話語之間完全不復方才的俏皮逗趣。

即是如此，也讓穆元章明白了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。其實以往像這種事情，哪裏要下面的內侍當做樂子講穆元章才能知曉。由於承元帝一直沒放下想讓穆元章接下大統的想法，所以日裏關於長安城內的一些大小事務俱都有人報上來，這些事也許很雜，但作為一個上位者卻能在其中挑出一些關於大臣以及勳貴們的動向，便於統治。這是每一個帝王都會做的事情，穆元章作為儲君亦然。

只是如今穆元章身子越來越差了，承元帝便不再讓這些事來打攬他，免得讓他勞神。只是這麼一來，東宮的消息難免阻塞了一些。若說以前穆元章是坐在東宮，朝中及長安城內的一些事務盡皆了然於心，如今的他就像是折去了唯一的翅膀，只能困守在這高高的四方宮牆裏面，可他不能拒絕承元帝的一片慈父之心。

聽完之後，穆元章便揮揮手讓王煦下去了，臉色一片悵然，又帶著一絲冷凝。

福泰偷眼去看穆元章的臉色，囁嚅了一下，什麼也沒有說。

「這件事你早就知道了？」

福泰撲通一聲，跪了下來，抖著嗓子道：「奴才確實早就知道了，只是這、這不過是些小事，且陛下交代了不讓您費心勞神，奴才才沒敢在您耳邊說。」

穆元章露出了一抹苦笑，喃喃道：「這王家本事真大，竟然為了一點莫須有還未做下決定的事，便對無辜的人下手，虧得……」虧得他自從那次王嫣兒懸梁之後，便一改往日漫不經心的模樣，格外對她上心。

若說這裏頭沒有王嫣兒的作用在內，穆元章是萬萬不信的，也許王嫣兒並未做什麼，但父皇想為自己納側妃一事，絕對是她傳回王家的。本來還對王嫣兒抱有幾分憐憫之意，此時完全被這件事沖淡了，因為穆元章突然意識到，那王嫣兒懸梁，可能也是故意為之。

其實他之前便有這種猜測，只是終究不忍去質疑她。真好，這一個個心機手段層出不窮，甚至連自己的妻子都不忘來算計自己。

「這蕭妧也不是好惹的……」穆元章喃喃道，突然輕笑一聲，「也是，若是太柔弱，這番可不是境況淒慘，他們的心思齷齪，不報復回去似乎有些對不起自己了。對了，此事恐怕還沒完吧，我那個姑母可不是個能忍氣吞聲的性格。」

福泰斟酌了一下，低頭道：「前陣子蕭妧當街受到暗殺，據說傷勢很嚴重，只是這事知道的人很少，如今她正在楚王府裏養傷。」

暗殺？一計不成，又生一計，這次竟是想將對方直接置之死地了，真是厲害！

穆元章本就沒有想拖累其他人的意思，只是承元帝一片愛子之心，讓他不忍當面拒絕，再加上他確實對蕭妧頗為欣賞，才會有所猶豫，只是當時被王嫣兒暈倒之

事打斷了，緊接著王嫣兒傷心懸梁，這件事便沒有再提，誰曾想竟會害了那名少女。

穆元章一時有些面色不善，良久，才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你挑些東西去楚王府，禮不必重，尋常即可，代替本宮去探望一下那蕭妧。」

想必父皇定能明白他的意思。

「是。」

「陛下，太子殿下似乎知道那件事情了。」阮榮海猶豫了許久，才低聲說道。

「哦？」承元帝放下手中朱筆，望了一眼阮榮海。

阮榮海頭垂得低低的，抱著拂塵道：「就是王家發生的那事，好像是太子殿下身邊，一個經常給他講一些趣事逗樂的小內侍，一時說漏了嘴。太子殿下知曉後並沒有說什麼，只是讓福泰送了些東西去楚王府，代他探望那蕭妧一番。」

承元帝長吁了一口氣，「我兒心慈。」

「是啊，殿下待下寬厚，宮中無人不知。」

承元帝面露悵然，徐徐道：「還記得當年太子太傅說，太子為人大度，品格端方，若是為君，定然可保我大齊國泰民安，繁榮昌盛。只可惜……」

接下來的話，承元帝並未說，阮榮海也低垂著頭不敢插言。

這只可惜之後的意思誰都知曉，可天命難違，世事不可兩全，穆元章空有滿腹經綸，仁慈之心，無奈命運捉弄……

「朕本想給太子挑個好的，誰曾想這蕭妧沒有福氣。子嗣艱難？這太子側妃一位恐怕她沒有機會坐上了。罷了罷了，既然我兒無意，朕也不想勉強他。」

話音落下，坐在龍案後的承元帝一時面容陰晴不定，似若有所思。良久，才又道：

「吩咐下去，讓禮部那邊著手準備為幾位皇子選妃一事，再拖下去，朕那幾個兒子該暗裏咒朕死了。」

最後這句話腔調有些怪異，也不該是從承元帝口中吐出。但阮榮海似乎也習慣了，彷彿未聞似的，眼皮子眨都沒眨，便躬身應下了。

穆元章命身邊內侍前來探望自己，著實讓蕭妧有些大吃一驚。

蕭妧臥在榻上見福泰，因重傷未癒，如此倒也讓人沒理可挑。福泰前來並未說什麼，只是例行詢問了一下蕭妧的病情，又代替太子殿下問候了一聲，之後便放下東宮送過來的東西走了。

蕭妧讓人將穆元章送來的東西端上來看了一看，禮物並不重，只是一些尋常的藥材，僅有一根老參還算貴重，這才放下心來。想著之前穆謹亭所說的話，看來她再也不用擔心納她為太子側妃一事重提，也算是擺脫了這個隱患。

福泰剛走，穆謹亭便來了。他瞥了一眼婢女正準備收拾下去的東西，嘴角勾了一下。

蕭妧抬眼便看到那抹細小的弧度，不禁眉宇間也帶了幾分喜色。「太子殿下是個好人。」

穆謹亭一愣，挑眉看了蕭妧一眼。

蕭妧趕忙笑著道：「還是表哥最厲害，只是略施手段，所有問題便迎刃而解。」這個馬屁拍得有些明顯，不過穆謹亭顯然很吃這套，唇角又勾起了一個弧度。

整件事情看似簡單，實則內裏卻並不是那麼簡單。穆元章待在東宮閉門不出，什麼消息要想往裏頭傳且又要避過承元帝的耳目，不引起兩人的猜疑，實際上並沒有想像中那般容易。也是穆謹亭將穆元章的心性琢磨得太透，只是稍微利用了一下，承元帝那一關便借著穆元章的手過了。

「今日傷口還疼嗎？」穆謹亭問道。

蕭妧臉紅了一下，其實她肩膀上的傷早就結痂了，只是前日和穆謹亭待在一處，本來兩人是互不相干各自看書的，沒想到穆謹亭突然「凶性大發」，不規矩了那麼一下子，期間似乎動作太大，不小心撕裂了蕭妧的傷口，害得她當場痛呼，面色蒼白。

當下趕忙叫來了劉太醫，劉太醫不知內情，將蕭妧訓斥了一頓。蕭妧窘迫的心情簡直沒法提了，穆謹亭也是冷著一張臉，活像旁人欠了他多少錢似的。

昨天，穆謹亭整整一天都沒有出現，今日來了說起傷口，也難怪蕭妧會面紅耳赤了，實在是太丟人了。

「不疼了，好多了。」蕭妧垂著臉蛋說。

穆謹亭看著她窘紅的小臉兒，眼中閃過一抹尷尬，清了清喉嚨，才道：「父皇打算給成王趙王幾個選妃，本王準備將咱倆的事也乘機辦了。」

蕭妧吃驚的抬起頭來，看向穆謹亭。咱倆的事？難道穆謹亭還沒有放棄想娶她為妃的打算？「表哥，我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蕭妧憋紅了小臉，好半晌才說了出來，「我於子嗣上有礙，並不適合嫁人的。」

穆謹亭蹙起眉，「怎麼？妳不想嫁給本王？」是不是那個王玗又在中間做了什麼？他眼中閃過一抹狠戾。

「不是，而是……」

「不是就好，至於妳說的那件事情……」穆謹亭看了她一眼，「無妨。」

無妨，又是無妨！這種事怎麼無妨啊！子嗣對皇家來說有多麼重要，蕭妧不是不懂。上輩子不過是在王家，就因為她不能生，便各種紛擾頻繁而至。如今若是嫁給穆謹亭，她一年兩年生不出來還好，若是一直不能生，她又該如何自處？

「妳不信本王說的話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妳嫌棄本王是個殘廢？」

蕭妧苦笑，這怎麼可能嘛，她知道穆謹亭日後一定能站起來。

穆謹亭將她拉了過來，抱在懷中，「既然如此，本王不嫌棄妳子嗣有礙，妳不嫌棄本王不良於行，剛好了。而且劉太醫不是說了嗎，妳身子只需小心調養便能好，又不是不能好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蕭妧內心十分忐忑。

可能是源於上輩子的陰影，聽了劉太醫的話後，她一直不做任何希望，她總覺得別人只是在安慰她。因為她上輩子各種求醫問藥時，那些大夫總是會安慰的對她說，按時服藥，小心調養，說不定好消息便能不期而至。可最後給她的，全部都是失望，久了，她便不再信這種話了。

「真的。」穆謹亭鄭重的點點頭，看來她比自己想像中的還要在意這件事，究竟之後又發生了什麼？穆謹亭再度蹙起眉頭，目露深思。

蕭妧抽了空，去探望養傷中的大奎和小翠。

大奎和小翠的傷勢很重，說是死裡逃生也不為過，若不是劉太醫醫術精良，且楚王府財力雄厚，一些珍稀藥材俱都不吝嗇的往兩人身上砸，恐怕這次兩人都會沒了性命。

即便是如此，兩人也在榻上躺了近半月才甦醒過來，一身傷勢想痊癒恐怕得養上大半年。尤其是大奎，臉上挨了一刀，一道長長的疤從左臉畫過右臉，卻是毀容無疑了。

蕭妧心下黯淡，到底還是有幾分欣喜的，那時她還以為兩人會喪了命，如今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。安慰的話，蕭妧說不出口，只是找穆謹亭要了個承諾，承諾待兩人傷癒，若是想離開，穆謹亭便放兩人離開，若是不想離開，可以依舊回她身邊侍候。

這個承諾對身為死士的大奎和小翠來說，無疑是邀天之幸，要知道既然是死士，那就是直到死方能離開主子。

隨著時間過去，蕭妧的傷勢也漸漸好了，唯獨就是右肩胛處的刀傷還未痊癒，但並不影響行動。

所以蕭妧也該要回安國公府了，畢竟她不能一直住在楚王府上不歸。與穆謹亭辭別時，穆謹亭的臉色並不怎麼好，不過次日便准了蕭妧所求。

回到安國公府，蕭妧先去安榮院向安國公夫人以及崔氏、鄭氏幾位長輩請安，幾人待蕭妧十分熱情，也並未不識趣的對蕭妧受傷一事追根究柢。蕭妍等人也在，俱都對蕭妧關心備至，只是朝霞郡主並未出現，同樣沒有出現的還有蕭婉。

之後蕭妧回了翠雲閣，翠雲閣依舊如昔，一切都彷彿蕭妧未曾離開過。

蓮枝幾名婢女見蕭妧回來十分開心，蓮枝留下來服侍蕭妧換了家中穿的衣裳，其他人則去歸置蕭妧帶回來的箱籠。

這次蕭妧帶回來許多東西，一半是原本從翠雲閣帶過去的，還有一半則是在楚王府裏用過的，蕭妧離開時，這些東西俱都帶了回來。

蓮枝一面服侍蕭妧更衣，一面跟她講這段時間府裏發生的事情。蕭妧雖不在，但蓮枝這邊該辦的事一件也沒拉下。

「……崇月閣那邊最近十分安靜，六娘子起初鬧了幾日，之後便消停了，只是一直不出門。月塵居那邊最近在府裏風頭正盛，不過如娘子倒是極為低調，大夫人私下裏安排人盯著崇月閣那邊，不過那人同時也是咱們的人……」

蕭妧靜靜的聽著蓮枝的訴說，從中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，對於其他處，她並不是太關注，唯獨崇月閣和琳琅居她是絕不會放鬆的，她還沒忘記這次自己差點死了，還有大奎和小翠兩人的仇還沒報。

「找人盯緊崇月閣和琳琅居那邊，一絲一毫的消息都不要漏掉。」昌平公主母女對她下那樣的狠手，蕭妧可沒準備放過她們。

「是。」

第七十章 靈兒的婚姻大事

在安國公府待了兩日，蕭妧便要求繼續回國子監上學，安國公夫人關心她的傷勢一下，知道不會有所影響，便答允了。

回到國子監，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，蕭妧也再度見到程雯婧和阮靈兒。

原來蕭妧受傷沒多久，程雯婧便回國子監來了，可能是想開了吧，反正蕭妧見她似乎又回到了往常的模樣，只是比起以前要沉穩許多，似乎一夕之間長大了。

見到許久未來國子監的蕭妧，不光阮靈兒十分開心，程雯婧更是興奮不已，拉著她問了許久，蕭妧被她囁嚅喳喳吵得腦袋都是疼的，卻是面帶笑容。

真好，又回來了。

之前蕭妧在王家所發生的那件事是瞞不過的，關於自己受傷一事，蕭妧卻並未告訴兩人。她在楚王府養傷的這段日子，安國公府那裏也派人到國子監中幫她請了假，藉口是回祖籍蘭陵。

蕭妧似是而非的講了些蘭陵的事，也算是圓了回蘭陵之說，一番交談之後，蕭妧也對國子監最近發生的事情有所瞭解。

蕭妧離開的這段日子裏，國子監中並未發生什麼大事，除了她在王家的遭遇在國子監沸沸揚揚的傳了一陣，其他便再無什麼新鮮事。

蕭婉是銷聲匿跡了，蕭茵、蕭玉以及蕭如俱都還在。蕭茵不知怎麼和孟端曦搭上了線，兩人來往很頻繁。至於蕭如，如今在國子監中可是風頭正盛，無他，皆因她與王玎來往密切的原因。

這些都是阮靈兒和程雯婧告訴蕭妧的。

提起蕭如，程雯婧臉色有些晦暗，又隱帶著一絲不屑，「蕭如倒是本事大得很，如今都能在王家登堂入室了。」

原來王玎和蕭如兩人事發之後，程雯婧很是傷心了許久，這件事程家上下也是知曉的。

程夫人是王老夫人的親女兒，也是王家嫁出去的姑奶奶，便上門一問究竟，頗有想為女兒討個公道的架勢。畢竟王程兩家對於兩個小輩的婚事都是心照不宣的。

哪知臨時插了個攔路虎進來，尤其王玎，如此無妄，未免也太不將她這個姑母以及程雯婧這個表妹放在眼裏了。

彼時王夫人正處於焦頭爛額之中，昌平公主和朝霞郡主那裏一點都沒有想配合她的意思，王家四房又鬧騰不休，其他幾房也是暗中動作不斷，外面無數人正等著看王家的笑話。這程夫人又上門興師問罪，可不是火上澆油。

王夫人聽說兒子和蕭家的一個庶女之間不清不楚，著實震驚不已，當場便叫來詢問。當著王夫人和程夫人的面，王玎只是一個勁兒不承認和蕭如有什麼齷齪，說道兩人只是朋友。程夫人恨得咬牙切齒，可想著家中傷心欲絕的女兒，只得忍耐下來，索性當場提了兩個小輩的婚事，哪知卻被王玎拒絕了，說只待程雯婧宛如妹妹一般。

這下妻子捅大了，王夫人傷心斥責且不提，程夫人本就是厚著臉皮為了女兒來的，此番面上下不來，當場拂袖而去。

回到程家後，程雯婧聽聞這事，又傷心不已，到底也是死心了，畢竟她也沒有厚顏到被人拒絕還死纏爛打。在家中沉寂了一陣，程雯婧覺得在家中甚是沉悶，想著蕭妧和阮靈兒這兩個好朋友，便打起精神回到國子監上學。

程雯婧回到國子監後，因之前的兩件事吸引了眾人的目光，再加上蕭如與王玎兩人之間的事，也讓大家看在眼裏，倒也沒有人再對她指指點點，反而甚是同情。當然程雯婧偶爾會在國子監碰見王玎以及蕭如兩人，不過她俱都是無視了。有著阮靈兒的陪伴，她也漸漸一改苦悶之色。

同時，王家那邊似乎並沒有放棄和程家做親家的打算，且也不可能因為一個不懂事的小輩，便和自家姑奶奶鬧翻。王夫人被王老夫人逼著親自到程府上門賠罪，兩家雖恢復不到以往的親密，到底也沒成仇人，也因此王家的一些內裏消息，才會陸陸續續的傳入程雯婧耳裏。

據說王夫人三申五令，命王玎不得和蕭如來往，可惜王玎似乎吃了秤砣鐵了心，還據說蕭如不知怎麼就和王家二房的王十三娘認識了，且兩人秉性相投，蕭如經常在王十三娘的邀請下去王府。王夫人自然被氣得不輕，可人家登的是二房的門，又不是來大房，她雖隱晦的提過幾次，可都被二房不軟不硬的給拒了。聽聞這些程雯婧心中苦澀，同時也有一絲自嘲，她一直覺得自己並沒有不如蕭如的地方，此番看來，她真是差對方太多，至少她不如對方那麼有心機。

王夫人那邊依舊想穩著程家這邊，一再保證絕不會讓蕭如進自家大門，她的兒媳婦只能是程雯婧，但程雯婧的心卻是淡了。

「那妳是如何想的，若王家那邊一意堅持，妳真打算嫁過去？」蕭妧問道。

程雯婧面露茫然之色，良久，苦笑了一下，「我現在還不知道……」

蕭妧歎了一口氣，也明白程雯婧的心思，不管怎麼說，持續了那麼久的感情，又豈能是說放下便放下的，就算是死心，也不是一時半會兒能解決的，程雯婧能如此已經很出乎蕭妧的意料了。

「我覺得你還是想清楚吧，王玗算不得你的良配。蕭如那人我是瞭解的，她想要什麼東西，便一定會抓進手中，你不是她的對手。再說了，何必呢，這世間也不止有王玗一個男子。」

見氣氛凝滯，阮靈兒趕忙從中插話，說起自己的事情來。

原來自回了阮府以後，阮靈兒雖還是如以往那般待人接物，但到底還是有所改變。旁的做不了，收買一兩個下人盯著家中的動靜，還是能做的。

最近她嫡母似乎想給她說親，日裏也一直忙著這事，似乎非常上心，她爹見徐氏似乎懂事了，也是深感欣慰，唯獨阮靈兒心中感覺到一絲不安，她總覺得她嫡母這番舉動沒那麼簡單。

只是男女婚配，講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徐氏是她的母親，確實有資格為她的婚事做主，她一時之間也沒有辦法，此時見兩個好朋友都在，才將心中的擔憂說了出來。

「這種事你即便是知曉了，也只能當做不知，反正她那邊還沒出來個什麼結果，且就算訂親也不是一時半會就能定下的。若是她有了人選，你便來告訴我們，到時候我和雯婧幫你查查。」蕭婉道。

阮靈兒也知道此事是不能急的，點了點頭。

徐氏連著出外奔走許多日，終於定下了一個人選，是劉家大房的嫡幼子劉彥。

這劉家也算是簪纓世家，世代都有子弟出仕為官，雖不若崔王鄭蕭幾家名聲大，但也不可小覷。現劉貴妃便是劉家的女兒，劉家也是趙王的外家。

劉彥現年十八，長相俊秀，人才風流，家世出眾，且平日裏為人處事幾乎沒有什麼讓人可挑剔的，只是劉家那邊一直也沒有什麼動靜。

當然這只是表面上的，私底下這劉彥酷愛男風，最厭女子。時下大齊雖是民風開放，但男風卻並不盛行，若是哪家出個龍陽君，那簡直便是奇恥大辱。劉家上下一直將此事瞞得十分緊，徐氏之所以會知道也是因為她有一位閨中密友嫁入了劉家，才知道些許隱情。

徐氏本就沒有打算放過阮靈兒，只是礙於表面上不能動手，這麼好的機會送到手中，她怎麼可能輕易放過。知曉這一消息後，她便和劉家那邊聯繫上了，你來我往一番，雖明面上還沒有定下此事，但雙方已是有了默契。徐氏打算將此事和夫君阮成茂說了，只待他一同意，便將阮靈兒的婚事定下。

其實最難過的一關便是阮成茂那邊，不然徐氏也不會如此大費周章了。

這一日用完晚飯後，徐氏便向阮成茂提起此事。

阮成茂也知曉妻子最近忙著給大女兒說親，他也隱晦敲打過徐氏了，哪怕是為了阮家的面子，為了小女兒，也不能隨意將阮靈兒給嫁了。

「劉家大房的嫡幼子劉彥？」聽完徐氏的訴說，阮成茂陷入沉吟。

「是啊，這劉彥可是長安城內眾多貴婦們心中的良婿人選，大郎你總是埋怨我不容人，我也想過了，即使我再看不慣她，沒兩年她也要嫁了。哪怕是為了家中，

為了玲兒，我也會好好選個人家將她嫁出去，免得外人說我刻薄前頭留下的女兒，也免得你對我心生埋怨。」徐氏一面說著，一面拿著帕子拭淚，裝得一副滿懷委屈的模樣。

阮成茂歎了一口氣，拍了拍她的手，「我又怎會埋怨妳，只是為官者路途艱險，處在我這個位置上，最怕的就是被人抓住了把柄，妳又不是不知道那些御史，無事還要起三尺浪，更何況本就有事呢？妳能這麼想，說明妳也懂事了，為夫心中甚慰，只是一一」

「只是什麼？」徐氏生怕出了什麼岔子，趕忙急切問道。

話一出口，方才意識到自己這麼表現有些太明顯，趕忙偷偷的瞅了阮成茂一眼，幸虧阮成茂似乎在考慮什麼事情，並未注意到這一切。

阮成茂其實心中頗為贊同將女兒嫁入劉家的，於表面上，他一直是保持著中立的狀態，實則到底是不是中立，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。尤其隨著穆元章身體日漸羸弱，大婚之後這麼久都沒好消息傳出，阮成茂心中最後對穆元章留的那分寄望也打消了。

如今成年皇子共有四人，趙王、成王、齊王、楚王，齊王母妃身分低下，沒有母族作為後盾，楚王是個殘廢，那麼就只剩下趙王和成王兩人。從表面上來看，趙王為長，但從身分上來看，成王是嫡，雙方半斤八兩，一時之間還真看不出個勝負來。

當然阮成茂心中也不是沒酌量的，他私底下偏向成王，但並不代表他不能和趙王那邊搭上點關係。一個中立者若是做不好左右逢源，早就該被人生吞活剝了。不過，讓阮成茂猶豫的並不光是這件事，還有其他。

「這事先放著，陛下那邊馬上要為幾位皇子選妃了，以咱們家的地位，兩個女兒都有機會，還是待此事畢了，再來考慮吧。」

阮成茂作為尚書省右僕射，自然對承元帝最近的動靜心知肚明，他這是想做兩手準備。既然想博，就博大的，若是女兒能成為皇子正妃，以後誰敢說他不能成為天子岳父？阮成茂早就有此打算，之所以會一直保持中立，不過是蓄勢待發罷了，這會兒兩個女兒俱已長成，他自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。

「陛下要給皇子選妃？」徐氏臉上的笑容有些勉強，難道夫君竟是打算想將阮靈兒嫁給皇子做正妃？

「可劉家那邊該怎麼辦？我已經和劉夫人透了口風，只待夫君你同意，對方便會上門提親。」

阮成茂皺起眉頭，看了徐氏一眼，「慌個什麼慌，這事是能急的？為夫這麼做也不過是以防萬一罷了，若論機會，肯定是二娘那孩子機會大些，只是大娘也不差，若是選妃不成，妳再通知劉家人上門提親吧。」

徐氏心中既是惱恨又是不願，可在阮成茂面前又不敢表現出來，只能在心中恨得咬牙切齒，面上卻是答允下來。

阮靈兒面帶憂色。「蕭妧，我打聽出來了，那徐氏好像想將我嫁給劉家大房的嫡幼子劉彥。」

阮靈兒收買的一個下人，便是徐氏身邊侍候的一個婢女。這婢女地位並不高，但也能出入徐氏的屋子，那日徐氏和阮成茂說起此事，可能是覺得世事盡在自己掌握中，便沒有避人，也因此消息立即傳到了阮靈兒的耳朵裏。

「劉家大房的嫡幼子劉彥？」

阮靈兒點了點頭，「阿爹似乎同意了，只是因為陛下要為幾位皇子選妃，才暫且按下不提，說待那事畢了，再讓劉家上門提親。」

「雯婧，妳對劉彥此人熟悉嗎？」蕭妧問一旁的程雯婧，她因不常出入各家府邸，所以對長安城一些世家子弟並不是十分瞭解。

但不知怎麼，她總覺得劉彥這個名字有些耳熟，卻是一時想不起來究竟為何會耳熟。

程雯婧搖了搖頭，猶豫道：「倒不熟悉，只是聽人說過一兩次，劉彥此人好像還不錯，我聽說他長相俊逸，待人溫和有禮，記得我娘有個密友似乎便有選其為婿的打算。」

阮靈兒聽到此言有些愣愣的，難道後母真沒有想害她的意思，確實給她選了一門好親事？

「好了，反正也不急在一時，回去後我和雯婧都幫妳打聽打聽。」

一直到散學回了安國公府，晚上用罷晚飯，蕭妧才突然想起劉彥此人是誰。這只是發生在她上輩子的一件小事，彼時蕭妧已經嫁入王家，平日裏操心自己的事都還來不及，又哪裏會有空去關心別人，也是聽別人談論起，才會聽了那麼一回。當時此事在長安城內鬧得沸沸揚揚，起因是劉家喪了一個兒媳。按理說，這件事頂多只能算是悲事，讓人感歎那女子的薄命，可是在其喪禮上，其娘家的人鬧上了劉家大門，才將此事暗藏的齷齪爆了出來。

原來那女子的夫君竟是個喜好男風的，明明劉家人俱都知曉，還是隱瞞著為其娶了妻。那女子嫁入劉家，一直獨守空閨，久而久之釀成了心病，再加上之後知曉了丈夫的陰私，更是深受打擊，也因此嫁過去沒幾年，人便沒了。

那女子家世要低於劉家許多，平日裏藏著祕密一直不敢說，也不敢和離，深怕給娘家惹了事，還是她逝世以後，陪嫁過去的婢女實在悲痛難忍，當著女子娘家人說出了這一隱祕來。女子娘家的兄長自是不依，憤怒劉家欺瞞自家騙婚，於是便去劉家大鬧，讓劉家可是丟了一個大臉。

此事下文如何，蕭妧並沒有關注，但那好男風的劉家子弟的名字卻是讓她記住了，正是叫劉彥。

蕭妧頓時感覺有些坐不住了，恨不得當即就去找阮靈兒說出此事。可她又有些猶豫，深怕自己是不是記錯了名字，造成差錯，左思右想，她叫來小燦，讓她找人去查查劉彥此人。

她離開楚王府之前，穆謹亭便說了，有什麼事告知小燦，自會有人幫她辦事。

小燦接到命令後便離去了，至於去了哪兒，蕭妧也沒關注，想必此事要不了幾日便能見分曉，對於穆謹亭手下的探子，她還是挺有信心的

消息來得比蕭妧想像中更快，只不過隔了一日，關於劉彥的消息便傳了來，穆謹亭那邊的人辦事效率確實駭人，只差將劉彥此人查了個底兒朝天，連幾歲還在尿褲子，上面都有標明，至於其好男風的事自然也有。

劉家將此事瞞得十分嚴密，且劉彥也知道這並不是什麼好事，所以平日裏在外面從不會顯露出來。為了安撫兒子，讓他不要在外面鬧出醜事，所以劉彥身邊貼身侍候的人，一律都是僕從小廝。

於外，這是潔身自好，實則私底下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只有劉家人自己心裏有數。拿著這份查來的資料，蕭妧的心沉了下來，次日便找阮靈兒說了此事。聽聞此事，阮靈兒當即便急哭了，她就知曉後母沒那麼好心，卻沒有想到她竟會如此惡毒，至於程雯婧，也是一臉忿忿，大罵不已。不過哭完罵完，事情終究還是要解決。程雯婧的意見是讓阮靈兒去找她爹說出這件醜事，讓徐氏的盤算落空，可卻被蕭妧阻止了。蕭妧想得比她們兩人更多，趙王是劉家的人，不然那阮成茂也不會一聽徐氏提及，便答允下來，只是還想著給幾位皇子選妃那事，才按下不提。

蕭妧對阮成茂此人觀感並不好，雖然她從沒有見過此人，但光憑他為了榮華富貴拋棄原配妻子，以及無視原配所出的女兒這麼多年，任她被後母苛責，還是礙於輿論的壓力，才有所改變，她便知曉這並不是一個好人。

認真來說應該是個偽君子，有時候偽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，至少真小人不會當面一套背後一套，坑死人不償命。

她將此間的情況一一分析給阮靈兒聽，「事情沒有這麼簡單，徐氏既然敢將此事拿去和你爹商議，定然是有備而來。像咱們這樣的身分，婚嫁從來是聽從家裏的安排，咱們自是知曉這是內裏糟粕，可也說是內裏了，外人並不知曉。若是你爹聽了那徐氏的挑唆，只看重劉家的家世想與對方聯姻，讓你打落牙齒和血吞，你又該如何是好？還有，就算這一次解決了，她掌著你的婚事，多得是箝制你的手段，下次或是下下次還是如此，又該怎麼辦？」說到這裏，蕭妧歎了一口氣，此事還真是不好解決。

程雯婧也是一臉愁容。

阮靈兒抹了一把眼淚，咬了咬下唇，面露堅毅之色，「罷了，我本就猶豫是否去甄選女官，既然如此，我索性便入宮吧，再也不讓她擺佈我。」

蕭妧知曉阮靈兒一直有這麼個打算，只是此事事關重大，所以阮靈兒才會一直猶豫不決，但她私底下一直是在積極準備的，從她日裏學業就能看出了。如今阮靈兒學業成績很好，次次考試都能拿甲等，若是她真有意入宮為女官，並不是件難事。

程雯婧也是頭疼得很，她沒見過這樣的爹娘，可她也不忍看到阮靈兒哭得如此傷心欲絕，遂勸道：「靈兒，你別哭，此事也不急這麼一會兒，不是還要參加選妃宴嗎，說不定你能入選混個親王妃當當，到時候就該是你的惡毒的後母過來捧著你了。到時候你想怎麼給她臉色，就怎麼給她臉色。」

阮靈兒被逗得噗嗤一笑，蕭妧也有些哭笑不得，不過她不覺得程雯婧此言說得有什麼不對，頂多就是那個給後母臉色有些太過誇張了。

歷來所謂的選妃宴就沒有如表面所表現的那麼簡單過，容貌德行是其一，家世也極為重要，甚至與當朝局勢也有莫大的關聯。阮靈兒從容貌上來看，並不是多麼的出眾，但僅憑她是阮僕射的嫡長女，便有自己的優勢。

但蕭妧對她並不看好，別忘了阮成茂還有個嫡女阮孟玲，從身分上來看，阮孟玲更甚阮靈兒一籌，因為她不光有個現任僕射的爹，還有個作為前僕射的外祖父。

「雯婧，到時候宮中的花宴妳也去嗎？」阮靈兒問道。

程雯婧蔫蔫的，「肯定啊，不過我去也是湊數的，我這種性格誰敢選我當王妃啊？」且她家世算不得多麼出眾，之前她娘便與她說過這事，所以她真就如同她所講的那樣，就是個湊數的。

「蕭妧呢？」

蕭妧遞給她一個「妳猜」的眼神。

毋庸置疑，安國公府那邊也收到了宮中的柬帖，這一趟她必須去走的，不過在蕭妧心中，她此次前去也是個湊數的，僅憑一個子嗣不順，便足夠她無事一身輕了。只是之前穆謹亭說會借此機會將他倆的事也辦了，蕭妧並不知曉他會如何辦，所以提起這選妃宴，她的心情既是複雜，又有些期待。

「那真是太好了，到時候咱們三人一起做個伴兒，我一個人去還真有些怕怕的呢。不過我長得不好，選上的機會不大，且我也不想做那什麼親王妃，這次事罷，我便著手準備甄選女官一事，到時候咱們相見的機會就少了。」

聽聞阮靈兒如此說，幾人心情都有些難過，但也知曉，這條路對於目前的阮靈兒來說，是最一勞永逸的。

轉眼間就到了宮中舉辦選妃宴的時日。

這一日，整個長安城的氣氛都格外不一樣，隱隱帶著一種躁動，臨近傍晚的時候，各府各家的馬車開始絡繹不絕往皇宮駛去。

與上次給穆元章選妃的賞月宴不同，這次人數更多，且並不是給某一人發帖，而是以家為計算，至於人選則由各家自己決定。所以各家各戶只要有符合年紀的女兒盡皆出動，車隊也拉得特別長，哪一家要是沒有個五六輛車出行，簡直就是低人一等，因為家中女兒少了，就代表著機會比他人少了一分。

阮府裏，徐氏早就著手給阮孟玲打扮了，折騰了一個下午，還是覺得不滿意。阮靈兒早就收拾好，來到阮孟玲的院中等著，等了許久卻還不見人出來。

「玲兒，這次妳可一定要給娘爭氣，娘已經給那個小賤人定好婚事了，可妳爹說要等這次選妃宴完才做決定。所以這次妳一定要比她出眾，即使妳選不上，也不能讓那小賤人選上。」

阮孟玲點點頭，對於這件事她也是知道的，自是和親娘站在一個陣線。

徐氏從一旁婢女所持的托盤上，拿起一朵極為嬌豔的芙蓉花給阮孟玲簪上，鵝黃色的芙蓉花簪在髮髻中心，襯得阮孟玲的小臉分外嬌豔。再看她身上所穿，一襲大朵芙蓉花翠綠煙霞短襦，粉色水仙撒花綠葉群，肩披金絲薄煙披帛，端得是婀娜多姿。

徐氏拉起女兒環視著，滿意的道：「娘的玲兒長大了，這麼漂亮，一定比那個賤丫頭出色。」

阮孟玲出去後一看，果不其然，雖徐氏也給阮靈兒準備今日要穿的衣裳，但比起自己來說卻是黯淡了不少。阮孟玲不禁得意一笑，挑釁的對阮靈兒扶了扶頭上的芙蓉花。

阮靈兒也看出來了，只是她心中早已有決定，自是渾不在意。

徐氏將兩人送上了馬車，拉著阮孟玲的手，叮囑了又叮囑，才放兩人離去。

第七十一章 入宮參加選妃宴

長安大街上到處都行駛著翠蓋珠纓的華車，一看就是各家貴女們的馬車，讓路上行人俱是目不暇接，紛紛想著今日到底發生什麼大事了。

此時，蕭妧也一身華服坐在馬車中，身邊還坐著蕭玉。

這一次，蕭家參加選妃宴的女兒一共有八人，除了蕭瑩因為年歲不夠，以及蕭婉沒有資格以外，從蕭妍往下數排行，一直到蕭玉截止，連蕭如今日也來了。

這八人一共分坐了四輛馬車，兩人一輛，蕭妧和蕭玉被安排坐了同一輛馬車。上車後，兩人除了打了一聲招呼外，便無話可說。蕭玉一直低垂著頭，偶爾欲言又止，蕭妧則是一直看著窗外。

馬車一路行到皇宮永安門的門樓前停下，此時門樓前的青石廣場上停滿了各家來的馬車，已經有不少貴女被自家婢女攙扶著下了馬車，正等著前來接引的內侍安排眾人入宮。

但凡官家女子入宮，歷來都是從這永安門出入的，只是這永安門正門只有歷代皇后能走，像蕭妧這些貴女們只能走偏門。

蕭妧方一下車，就聽見有人叫她。

「蕭妧——」

卻是程雯婧在距離她不遠處一輛馬車前，朝她激動的揮著手。

一時間，眾多貴女們俱是往此處望來，蕭妧心中暗歎程雯婧如此粗放，但也應了她一聲，衝她招了招手。

只是須臾，程雯婧便走了過來，一面走還一面招呼她剛看到的阮靈兒過來。永安門的門前本是安靜至極，突然出了這幾個異類，格外惹人眼。

側門處，一名中年內侍正在清點記名安排眾貴女入宮，聽到這幾聲喧譁，本是眉頭一皺，可抬起頭來往那處看去，正巧撞見程雯婧樂呵呵的拉著蕭妧的手，面容一愣，垂下頭來，彷彿未聞。

阮靈兒身後還跟著一身盛裝打扮的阮孟玲，阮孟玲一面追在阮靈兒身後，一面還要保持貴女儀範，十分狼狽。

她停住腳，氣急敗壞道：「阿娘讓咱倆一處，妳亂跑個什麼？沒看見大家都在看我們，妳丟不丟人！」

程雯婧挑眉望她，「又沒人拉妳來，妳趕緊離我們遠一些，免得丟了妳的顏面。」蕭妧抿嘴笑著，阮靈兒同樣如此，阮孟玲瞪著程雯婧，本準備掉頭離開，也不知想到了什麼，臉色臭臭的也跟了過來。

「九妹妹，這是妳的朋友嗎？那等下跟咱們一起吧。」蕭妍笑著招呼。

蕭妧點點頭，將程雯婧和阮靈兒向蕭妍等人介紹了一下，便和兩人站在蕭家眾女的身後等待排隊入宮。

排到蕭妧這裏了，前面蕭妍等人俱都已經記名，正站在一旁等待蕭妧、程雯婧及阮靈兒三人。

那面容冷峻的內侍堆著一臉笑，對蕭妧說道：「九娘子大安，楚王殿下吩咐過了，說娘子大病初癒，身子骨還沒好全，這從永安門進去還要走不少路，已經吩咐給您安排馬車了，入了這門裏便是，奴婢命人領您過去可好？」

突來的這一齣，讓蕭妧一時間有些愣住了。這大庭廣眾之下，穆謹亭給自己搞特別待遇，見到一旁射來無數羨慕嫉妒的眼神，讓她覺得格外窘迫，可同時心中又有一絲喜悅，心情非常複雜。

見蕭妧面露猶豫，那內侍體貼又道：「車子雖不寬敞，但三人也是可坐的。」

他是想蕭妧身邊跟著的程雯婧和阮靈兒兩人，拋下兩人可能讓蕭妧覺得為難，至於身後門洞內站著的蕭妍等人，並沒有讓他計算在內。

「有車可以坐啊，那可真好，蕭妧托了妳的鴻福，今兒咱們也在這宮裏坐一坐馬車。」

一般貴女入宮，是需在宮門前下車步行入內的，可這皇宮占地頗大，用腳走可是要走不少時間，也極為累人。上一次蕭妧入宮，便是搭了穆謹亭的馬車，一直到內廷方才下來，沒想到這次也有這麼好的待遇。

蕭妧本想拒絕，可見程雯婧如此說，再加上一旁聽到此言的人並不少，風頭已經出了，那就讓它出個徹底吧。

「那就麻煩您了。」蕭妧對那內侍施禮道，借著袖子的遮掩，塞了一樣東西過去。

「不麻煩，不麻煩。」這內侍信手一捏，捏到一團硬硬的物事，便知道非金即銀，對蕭妧的笑容更是熱情。

他回身一招手，便有一名小內侍匆匆跑了過去，蕭妧對他又點了下頭，才與那小內侍往裏頭走去。

走到蕭妍等人的面前，蕭妧正斟酌想說點什麼，蕭妍已經笑著開口道：「九妹妹快去吧，咱們人這麼多，妳又大病初癒，就不用管咱們了。」

見此，蕭妧只得歉然一笑，對蕭妍點了點頭，便隨著那內侍往裏去了。

望著往裏而去的三道背影，蕭婷和蕭茵的臉色極為難看，蕭如雖也是一臉異色，但表現得不像蕭婷及蕭茵那麼失儀。

「就這還是姊妹，瞧瞧人家寧願帶著別人，也不帶我們！」蕭婷攥著手裏的帕子，咬牙道。

「四妹妹慎言！」蕭妍趕忙斥道。

蕭茵咕噥了一句，「四姊姊說得也沒錯。」

「好了好了，咱們趕緊走吧，別耽誤時間。」蕭娥趕忙打圓場說道，招呼另外幾人也往裏走去。

這永安門的門洞頗深，大約有十幾尺長的模樣，此時門洞中早已點燃宮燈，四周倒是被照得明亮。

程雯婧扯了扯蕭妧，附在她耳邊小聲道：「妳看那邊是不是孟嬪曇？我見她瞧你的眼神怪怪的。」

蕭妧抬眼望去，才發現不遠處孟嬪曇立在那處，眼神朝此處看來。她是孤身一人，身邊就跟了一個引路的小內侍。

見蕭妧望了過來，孟嬪曇眼神晦暗的瞅了她一眼，便扭頭跟著那內侍走了。

「我跟她不熟，咱們走咱們的。」

出了門洞，眼前豁然開朗，此時臨近傍晚，遠遠就看見西方的天際染滿了一片落日的餘暉，襯著遠處雄偉的宮殿與樓閣，顯得格外大氣磅礴，氣勢不凡。

果然不愧是皇宮！

一旁停著兩輛馬車，馬車上掛著青幃，套著矮馬，車廂從外面看去極為小巧輕便。那內侍撩起車簾，蕭妧抬眼望去，馬車內部十分簡潔，只設了一張牙席，鋪著暗綠色的錦褥，正好供兩人坐下，當然若是坐三人也是可以的，就是稍微擠點兒。此時，不時有一隊隊貴女隊形整齊的跟著接引的內侍往皇宮內走去，眼神俱都看向停放馬車的這處。

入了皇宮，便要遵守宮裏的規矩，別看這些貴女在家個個千嬌百寵，到了宮內，哪怕言行舉止有一點差池，就會招來呵斥，且此番為了選妃而來，大家也不會允許自己失儀，所以即使這些人個個眼神閃爍，卻是沒人敢非議什麼的。

「蕭妧，我這邊馬車只有我一人，妳那邊三人卻是有些擠了，若不然我幫妳帶一個。」

另一輛馬車前，孟嬪曇站在車凳上，居高臨下的瞅了那邊排成隊伍的貴女們一眼，又望向蕭妧，笑得格外熱情。她日裏經常出入皇宮，承元帝是她姑父，穆元章是她表哥，待遇也是高人一等的，至少進宮都有專車接送，從來不用腳走。還不待蕭妧發言，就聽得一個女聲急匆匆的響起了。

「帶我吧，帶我吧，我和她們是一起的。」

卻是一直跟在蕭妧三人身後的阮孟玲出聲了，她一直跟在蕭妧三人身後，聽聞有專門安排的車子可坐，自是打算分一杯羹。尤其跟隨蕭妧幾人進來這一路，被無數欽羨的目光包圍，更是讓她大出風頭，骨頭不由得便輕了三分。

只是跟了過來，見那馬車如此之小，坐三人還可，四人卻是萬萬坐不下的，還在琢磨怎麼將阮靈兒擠下來，好讓自己坐上去。蕭妧她不敢招惹，而且是搭了對方的車，程雯婧她惹不起，唯一能惹的就是阮靈兒了，只是阮靈兒最近變化挺大的，也不若之前好欺負了。

不過哪怕是為了自己的顏面，她也準備不管不顧了，她不信阮靈兒敢丟下她不管，只要她敢露出一分不想管她的模樣，她便鬧給她看，到時丟的是大家的顏面。阮孟玲本是計畫得好好的，突然聽見孟嬪曦此言，自是瞌睡碰到了枕頭，能不丟臉她其實也是不想丟臉的，畢竟這裏可是皇宮。

所有人都沒料到這阮孟玲竟然如此厚顏，她與孟嬪曦並不熟悉，卻接腔接得如此順溜，孟嬪曦不免呆滯了一下，蕭妧卻是掩唇一笑。

「既然孟家娘子如此大方，那就麻煩妳將阮家二娘帶上了，我本是還愁著這車不夠坐呢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不介意擠一下的。」阮孟玲道。

話音之間，人已經去了孟嬪曦的車前。

孟嬪曦本是只想在蕭妧面前炫耀一番，沒想到竟是攬了個不識趣的人來，臉色不禁難看了幾分。只是如今騎虎難下，當著眾人的面她也不好說什麼，只能面色僵硬的上了馬車，阮孟玲隨後跟了上去。

蕭妧三人也魚貫上了馬車，這馬車不大，坐三人有些擁擠，到底三人關係不同一般，也沒人在意這件事。

不多時，車輪滾動了起來，不知是因宮中的地面格外平整，還是這馬車做得細緻，竟渾然感覺不到顛簸，十分舒適。

程雯婧放下車簾，笑著道：「那孟嬪曦想噏心蕭妧，沒想到反而自己被噏心了。靈兒，妳那個妹妹可真厲害，我看方才孟嬪曦的臉都青了。」

阮靈兒掩著唇笑，蕭妧也是一臉笑意，「還真得謝謝孟娘子如此善解人意了，若不然那阮孟玲可真不好打發。」

這蕭妧說的明顯是反話，不過能噏心到孟嬪曦那個慣會裝的，蕭妧也是挺高興的。幾人笑談了幾句，便打住了，畢竟這是在宮裏，除了趕車的內侍以外，方才那名引路的小內侍也一直跟在車邊。

馬車行了大約一刻鐘方才停了下來，到了這裏便是內廷了，馬車不能入內。若是宮裏得臉且有品級的主子，還有肩輦可以坐，其他人卻只能步行。

三人跟著引路內侍一路往裏行著，只見寬闊的青石道兩旁綠蔭婆娑、花木蔥郁，掩映著幾處亭臺樓閣宮殿，路上來來往往的不再是低眉順眼的宦官內侍，而是穿著對襟半臂與高腰綾裙的宮人。

三人不禁屏息靜氣起來，俱都肅顏正色，半垂眼瞼，保持著應有的儀範緩步前行。又走了大約一刻鐘的時間，眼前的視線才開闊起來，遠遠竟見一片無邊無際的湖光水色，正是太液池。

這太液池蕭妧並不是第一次見了，上次去東宮見穆元章便窺見冰山一角，當時便覺得此處風景優美，疑是天上人間，此番換了一個角度來看，更是美得讓人屏息。只見沿著這一片湖光水色邊沿，修建了一大片廊廡，遠遠望去看不著邊際，一旁更有無數的亭臺樓閣宮殿屋宇點綴其中，錯落有致。

三人被內侍引進了一片宮苑，此時夜幕已經漸漸暗了下來，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刻，無數的琉璃宮燈早已燃起，將四周襯得宛若白晝，一片奢華的氣息迎面撲來。

再去看那片湖，湖面上飄蕩著數以千計的蓮花燈，將湖面照得一片絢麗，視線的盡頭隱隱可見一島，正是蓬萊山。

太液池與蓬萊山，乃是穆元章東宮的所在。

「幾位娘子在這處宮苑中可四處行走，但是不要出了這處宮苑，要知道這是在內廷，免得衝撞了不該衝撞的人。」小內侍細著嗓子道。

蕭妧點點頭，塞了一錠銀子過去，那內侍謝了賞後，待幾人更是熱情，又講解了一番注意事項後，方才離去。

這處宮苑占地十分寬廣，且不提正中的那處宮殿，一旁更有回廊、亭臺及水榭環繞四周，緊臨著太液池，更顯風景如畫。蕭妧三人到時，已經有不少貴女到了，三三兩兩散在四處說話賞景，又有身著對襟半臂與高腰綾裙的宮人穿梭其中，人雖多，卻並不顯吵鬧。

知曉可以四處走動，蕭妧、程雯婧和阮靈兒便閒適的在這處宮苑中逛著，一路只撿了有人的地方走著，倒也不怕走去不該去的地方。散步了一會兒，三人有些倦了，便選了一處亭臺坐下。

另一邊，孟嬪曦下了馬車後，便老馬識途的往裏走著，阮孟玲不認識路，只得跟在她身後。

孟嬪曦早就對這個阮孟玲厭惡在心，一路上她不停的拉著自己沒話找話說，若不是礙著臉面，孟嬪曦早就將其攆了下去，這會兒見她依舊跟著自己，頓時一團怒火上了心頭。

「妳總是跟著我做什麼，妳應該去的地方是那邊。」孟嬪曦指著不遠處的宮苑說道。

阮孟玲眼珠子轉了一轉，笑著道：「孟姊姊不去嗎？」

「我有事。」

「有什麼事？」阮孟玲眼睛一亮，劈里啪啦的話便出口了，「孟姊姊妳也知道，我第一次入宮，也不認識路，若不然我陪妳一同去吧，到時候咱們再一起去找蕭妧和我阿姊她們。」

孟嬪曦被堵得一噎，她見過不識趣的人，但還沒見過如此不識趣還兼厚臉皮之人。其實她哪裏知道阮孟玲的心思，孟嬪曦與幾位皇子相處甚洽眾人皆知，又有個太子表妹的身分在那兒，出入皇宮宛若自家後院。明知曉今日是來參加選妃宴的，阮孟玲不可能沒有其他心思，如今攀上了孟嬪曦，她自然不會輕易放過，甚至將徐氏讓她一直跟著阮靈兒的事都給忘了，比起其他，自然是選皇子妃一事更為重要。

「我不需要妳陪，妳還是趕緊去找妳阿姊吧。」

孟嬪曦眉宇間的厭惡很是明顯，阮孟玲卻彷彿看不見，嘟著小嘴滿臉委屈，「蕭妧和我阿姊把我交給孟姊姊，孟姊姊妳怎能把丟下不管。」那副樣子像是要哭出來似的，甚至已經開始嗚咽起來。

不時有來往行走的宮人用詫異的眼神瞄了過來，估計在想，什麼人這麼大的膽子竟然在內廷當眾哭泣，不過礙於孟嬪曦，也沒人敢上前說什麼。

孟嬪曦腦袋都是炸的，氣得嘴唇哆嗦了起來，「我要去東宮找太子哥哥，難道妳也要跟著？」

她本是氣得口不擇言，也有想嚇退阮孟玲的意思，哪知聽到這話，阮孟玲的眼睛反而更亮了。

「沒關係，我可以陪孟姊姊一同去的。孟姊姊，這裏我誰也不認識，又是我阿姊將我交給妳的，妳可千萬別丟下我不管啊。」

孟嬪曦被氣得拂袖而去，「妳願意跟就跟吧。」

阮孟玲忙不迭的跟了過去。

其實孟嬪曦又哪裏會不明白阮孟玲的心思，只是之前她想譏諷蕭婉沒成功，反而吃了個悶虧，再加上從沒見過如此不識趣且厚顏之人，才會被氣得沒了章法。

這會兒一路往東宮走去，她倒也慢慢冷靜下來，想借她攀龍附鳳的多了，她多的是法子治這個阮孟玲，且她與蕭婉熟悉，其姊又是蕭婉的好友，待會兒也不是不可以利用一番。

這麼想著，孟嬪曦面色漸漸和顏悅色起來，甚至偶爾還和阮孟玲閒聊幾句。阮孟玲見孟嬪曦變了態度，不禁對自己的機智讚了一聲，又想這孟嬪曦雖是高傲了一點，但為人還算不錯。

東宮啊，她可從沒見過太子殿下，見了太子殿下，離其他幾位皇子還會遠嗎？

阮孟玲終究還是沒有見著穆元章，孟嬪曦本就沒有帶她去見的意思，有內侍攔下阮孟玲，她便順水推舟的裝得一副十分為難的模樣說這裏是東宮，她也違逆不了規矩。之後自己入內了，將阮孟玲丟在外面，說等會兒就來找她。

孟嬪曦到的時候，穆元章正在用膳。

「嬪曦妹妹，用過膳了嗎，若是沒有，便陪本宮坐下用些吧。」

孟嬪曦堆著一臉笑，去了穆元章對面的位置坐下，「元章哥哥，嬪曦用過了。」這說的是實話，明知道今日要來參加選妃宴，宴上雖有吃食，但誰也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當著人面前大快朵頤，所以眾貴女們俱是提前在家裏用過了。帶湯水的飯食不敢用，大多都是吃了幾塊糕點墊腹，也免得如廁不方便。

孟嬪曦坐下後，只是幫穆元章侍膳，順道說著話。

其實穆元章說起來是在用膳，但因著身體問題，也只是一碗血燕粥加幾樣小麵點以及兩樣清淡的小菜罷了。

「今日筵宴是辦在含冰殿，怎麼嬪曦妹妹來了東宮？」

孟嬪曦做出一副索然無味的樣子，「宮裏的筵宴大多無趣，且還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呢，嬪曦便想來看看元章哥哥，說起來嬪曦已經多日未來東宮了。」

穆元章含笑點點頭，「嬪曦妹妹大了，自然不若小時候時間多。」

孟嬪曦撇嬌不依道：「元章哥哥的意思是嬪曦日裏冷落了您，真是冤枉死嬪曦了，嬪曦不過見元章哥哥大婚了，有了太子妃嫂嫂，怕總來打攬惹來不睦，所以才少來罷了。」

穆元章無奈笑著，「妳這壞丫頭，倒是編排本宮的不是了。」

兩人說笑了幾句，孟嬪曦問道：「元章哥哥待會兒去含冰殿那邊嗎？」

穆元章頓了下手裏夾食的動作，「那種場合太多喧嚷，本宮並沒有打算過去。」

「今日是給幾位皇子殿下選妃啊，難道元章哥哥不好奇嗎？元章哥哥你總是悶在東宮是不行的，應該多出去走走才是。」

穆元章的眼光閃了一下，「嬪曦妹妹希望本宮去？」

「當然，曦兒也是為了元章哥哥身體著想，難得如此盛宴，不見識一番豈不可惜了。」

孟嬪曦自是巴不得穆元章會去，穆元章去了，她接下來一些動作才會方便實施。

「既然如此，本宮就陪嬪曦妹妹走一趟了，權當是散心。」

「娘娘，那個孟嬪曦來了。」紅兒放下手裏的托盤，附在王嫣兒耳邊說了一句。王嫣兒手中的湯匙頓時落下了，落在面前的玉碗中，發出一聲清脆的響聲。

「妳們都下去吧。」王嫣兒端起架子，揮手斥退一旁服侍的宮人們。

直到人都下去了，王嫣兒才露出一副慌張的模樣，「她來做什麼？今日不是選妃宴嗎？」

對於孟嬪曦，王嫣兒可是久聞大名，在她未出閣之前，她便知曉穆元章這個表妹，當年據聞是最有可能成為太子妃的人之一，後來也不知發生了什麼，倒是便宜了她。

王嫣兒嫁給穆元章以後，隨著自己肚子一直不見動靜，便心知肚明，穆元章身邊以後肯定會添人。阿娘和祖母也曾提醒過她，要防著孟嬪曦此人，孟家私底下一直不安分，陛下當初是特意將孟嬪曦撇除在外，且孟嬪曦年紀太小，就算嫁給穆元章，一時半會兒也孕育不了子嗣。但誰知道孟家私底下是不是心思還未打消，就憑著穆元章和孟嬪曦幼時的情分，此人就是個大敵。

所以王嫣兒和穆元章大婚之後，孟嬪曦也曾來過幾次東宮，王嫣兒待其並不熱絡，甚至偶爾還借著身分給其下點小絆子，之後孟嬪曦才漸漸少來東宮了。今日她再度前來，又是選妃宴這麼敏感的時候，王嫣兒真怕出了什麼事，這蕭媛還杵在那兒未解決，又多了個孟嬪曦，王嫣兒心生恐慌。

「紅兒，妳說她今日來幹什麼，是不是她還對太子殿下抱有什麼心思？」

紅兒眼光一閃，嘴角隱隱勾起一個譏諷的弧度。

孟嬪曦若是對穆元章有什麼心思，哪裏還輪的上妳，若說真有什麼心思，恐怕也是對主子來的吧。紅兒真慶幸主子的神機妙算，竟然算到還有這一遭，越亂越好，這樣才好渾水摸魚。

「誰知道呢，奴婢也不知她到底是什麼心思，早不來晚不來，竟這會兒來了。奴婢聽下面人說，她來東宮的時候，好像還帶了一名小娘子，正在外面等著呢。」王嫣兒更加慌了，緊緊捏著手裏的帕子，好半晌，才咬牙道：「紅兒，咱們在宮裏不是有人嗎？妳下去安排一下，讓人盯著她，萬萬不能讓她做出什麼事來。」歷代以來，勳貴大臣們往宮裏安插自己的人，便不是什麼隱祕事，皇宮是皇帝所住的地方，這裏是權力漩渦的中心點，早知道一些事便比別人多一分先機，這個道理誰都懂。王家自然在宮裏也安插了人，再加上昌平公主在宮裏經營多年，暗中隱藏的勢力不可小覷。當初王嫣兒嫁入東宮時，這些人便交了一部分到王嫣兒手中，大事指揮不了，一些小事卻是能做的。

只是這王嫣兒生性懦弱且沒主見，耳根子軟不說，捏了大把資源在手，卻混到她如此境地，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。

而經過紅兒的這一番說詞，以及王嫣兒自己的種種聯想，此時她已經十分肯定孟嬪曦此番定是衝穆元章而來了，肯定是想借著選妃宴做些什麼，無論如何，她不會讓孟嬪曦達成的。

「是。」紅兒半垂下頭，隱下臉上滿意的神色。

Crescent